
出版说明

(一) 历史是发展的，又是延续的。赤峰，历史悠久。近百年来，其建制迭经变革，政区数度改划，名称屡次更易。是集所选编收纳之文史资料，并未仅仅框限于当今之红山区。其中多数文稿写的是原赤峰市的事情，有些篇目的内容涉及现在的某些兄弟旗、县、区。这是首先应予说明并请读者注意的。

(二) 是集所收稿件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为主。有些篇什，则是遵循文史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综集多人的忆述整理而成的。不论是“三亲”材料的撰稿者还是整理稿的忆述人，大都年事已高。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一砖之劳，也是蔗境弥甘的。他们的认真精神、严谨态度，令人感佩。

(三) 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是一项十分严肃且艰巨复杂的任务。网罗繁富，裁断卓越，条贯遗珠，存亡续绝，惠及后世，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编者学识短浅，时力有限，书成仓猝，未能博采精深和详加甄审。以后当再广征琼瑶，以成续集。倘蒙读者诸君惠赐拾遗补缺、析疑纠谬的佳作，我们是深以为荣幸、竭诚欢迎并优先揭载的。

(四) 是集得以刊布问世，多多仰赖区委、政府领导同志的关照和各有关方面的支持，非徒编者一己之私幸而已。

编者谨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目 录

《赤峰雅乐》前言.....	(1)
关于赤峰雅乐的几点说明.....高云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艺术指导、中国音乐组组长 王丹, 编辑李静同志关于赤峰雅乐的复信(五件).....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向台湾听众介绍赤峰 雅乐时所编发的解说词.....周佳悦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向国内听众介绍赤峰雅乐时 所编发的解说词.....李静	(15)
关于赤峰佛乐.....高云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文艺组周佳悦同志关于赤峰佛乐 的复信.....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中国音乐组编辑李静同志关 于赤峰佛乐的复信.....	(24)
赤峰的历史沿革.....马如钢	(25)
日伪时期的赤峰经济.....王士哲	(37)
赤峰民族工业的发端——涌源隆机器面粉厂的创办.....谷正光	(50)

赤峰商埠的开辟.....李在洲(54)

我们所知道的大和洋行.....李在洲、王海峰(57)

冀察热辽行政委员会创办的赤峰泰华贸易公司.....

.....曹贯一 等 忆述
.....沈元加 整理(59)

老字号福记茶庄.....侯书兰 忆述
.....沈元加 整理(76)

赤峰第一个对夹铺——复生隆.....苏德标 忆述
.....沈元加 整理(88)

赤峰第一个澡塘子——华清池.....马祥春 忆述
.....沈元加 整理(94)

日本在赤峰设驻热河领事馆.....李在洲(98)

一九四四年的向北安移民.....王宗章(100)

赤峰地区考古工作概略.....王宗章(102)

赤峰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情况.....李云祥(115)

对李云祥遗文的一点补充.....白国华(126)

赤峰基督教简况.....王宗章(128)

伪满赤峰佛教协会.....徐俊(130)

赤峰城关庙宇图抄.....徐俊 忆述
.....任琪 整理(133)

清末至日伪时期的赤峰教育事业.....李在洲(149)

赤峰红十字会始末.....李在洲(161)

解放前赤峰县的鼠疫流行情况.....(165)

董举人传略.....董冠群(171)

《赤峰雅乐》前言

遵循党的“双百”方针，依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在中共赤峰市红山区（原赤峰市）委员会的关怀下，我们挖掘、整理了赤峰的这份民族音乐遗产。现将所得文字材料和乐谱汇编付梓，做为一种文史资料予以保存，并供内部研讨、交流之用。虽系灾梨病枣，亦当敝帚自珍。相信它还是有点用处的。

这种古乐所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目前我们尚无确说。成果仅是初步的，工作有待继续努力。宇内不乏知音。我们恳切期望有关研究部门、专家学者和民族音乐的广大爱好者不吝赐教。

我们在一年多的工作过程中，先后得到许多单位和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大力赞助，谨在此深致敬意和谢忱！

政协赤峰市红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赤 峰 市 红 山 区 文 化 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关于“赤峰雅乐”的几点说明

高云华

区政协和文化局要编印赤峰雅乐的曲谱，使之传远垂久。这是一件好事。主持者囑我写篇小文，介绍并记载一点情况。我于此道是外行，难以胜任艰剧。只因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份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活动，工作的需要“逼迫”我寻访了一些知情的长者，查阅了一点资料。可惜代久年湮、条件困难，所得极为有限。现仅就所知，略陈鄙陋，以就教于读者。

（一）关于它的名称

我们今天所说的“赤峰雅乐”，并非赤峰创作制谱的音乐。准确地讲，是在赤峰地区演奏、流传并得以保留的一种音乐。这种古典音乐的“始作俑者”（即创制者）尚待考证。

赤峰演奏的这种古乐，最初叫做雅乐。演奏这种音乐的班子叫做“雅乐会”。日伪时期改称“国乐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通称它“十番会”，直到这次开始挖掘整理时依然沿用这个名称。这是不确切的。

先说“国乐会”。日伪时期的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扶持的康德的伪政权。把我国传统的“华夏之声”称作伪满的“国乐”，在政治上显然是不相宜的。这一点毋须赘言。

再说“十番会”。“十番”是民间器乐的一种。俗称“十番锣鼓”。它由若干曲牌和锣鼓段连缀而成。“十番”起于明朝末年。叶梦殊著的《阅世篇·纪闻》里说：“吴中……有十不闲，俗讹称十番，又曰十样锦。其器仅九：鼓、笛、木鱼、板、钹、小钹、大钹、大鼓、钹锣。人各执一色，唯木鱼、板以一人兼司二色。……音节皆应北词，无肉声。……且有金、革、木而无丝竹。……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祯末，吴阊诸少年又创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则说：“十番鼓……只用笛、管、箫、弦（指“三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十种。……番者，更番之谓。后增笙、钹，器辄不止十种。若夹用锣、铙之属，则为粗细十番。”根据这两部书所述可以知道，十番是民乐，它的发源地是福建，流行于江浙等地以至遍及全国城乡。十番原以敲击乐为主，而锣鼓与丝竹合奏则较为晚出。

何谓雅乐呢？雅乐是帝王祭祀天地和祖先以及朝贺、宴享等大典时所用的乐舞。周代雅乐即指“六舞”，儒家奉之为乐舞的最高典范，认为它的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故称之为“雅乐”。历代封建统治者取得政权以后，都要循例制礼作乐，歌颂本朝的功德。这种曲、词、舞三位一体的乐舞统称雅乐。汉代以后，均由太常或太常寺掌管。

对照上述两个标准来分析赤峰流传、演奏的这种古乐，我们就不难确定它的基本“种属”和“框格”：它是雅乐，不是十番；两者又不是完全绝缘、毫无传承关系的。

赤峰的这种古乐，也是有曲、有词、有舞的。舞，已经脱离词曲而完全失传；词，解放前尚有手抄件，现在还未找到，有的老同志仅凭记忆提供了两三首，还是片断，词句十分古拙。曲谱，幸而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从曲和词来看，确实“中正和平”、“典雅纯正”。从建国前教习此乐对演奏者挑选的苛刻来看，也是儒家的东西：演奏者都是通文理、有地位的举人、秀才、生员、

士绅之类的中上层人物。三代以内有当衙役或操屠宰之业的均不能入选。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赤峰的这种音乐应该正名为“赤峰雅乐”。

（二）关于它的渊源

赤峰的这种雅乐究竟由何人所创制，何朝何代何年何月由何人传入赤峰，这个需要解决而又很难解决的“尖端问题”，远非笔者的时力所能及。

据徐俊等先生介绍，赤峰地区演奏这种雅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光绪初年就有了，就是说开始于公元1875年前后。最先传习此乐的是赤峰元宝山煤矿的开发者、矿主李林梓。继李林梓之后是清末赤峰唯一的举人董子先和赤峰的秀才张朝清。此后，延续至本世纪四十年代，赤峰人李惠清操持此事，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以及“盂篮盆会”等大规模的“庙会”期间正式演奏，盛极一时。李惠清于康德三年（1936年）以个人名义石印了全套曲谱，书前有演奏者张海峰先生代拟的序言，对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闻韶乐（即雅乐）而三月不识肉味”倍加诵赞；而对此乐的渊源、特点却未置一词。李氏的这个石印本现在仅发现一册，保存在刘百川同志手里。此次重新演奏多多得助于八旬高龄的张海峰、年近古稀的徐俊等诸位老先生。他们豪兴不减当年，确实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六十年代集体编修的《赤峰市志》（手抄本）曾说到乐谱的来源“是清帝到承德避暑山庄时由帝都带来的音乐队留传下来的。”具体的、准确的情况则语焉不详。我认为，这个论断有一定的可信性。问题是：这种音乐在承德传出的时间为什么晚于赤峰演奏的时间约有半个世纪？现在两地搜集到的曲子支数相差八支（赤峰24支，承德16支）而且格调、韵味不同？这是需要探讨的。

有同志对承德的宫廷音乐——“热河清音”的来源作过这样的论述：清朝初年，康熙、乾隆两个皇帝经常在承德避暑山庄宴请

宾客，常常有胡茄、羌管伴奏。由于频繁的政治活动和文化交流，使宫廷音乐得到迅速发展。不过，凡是宫廷音乐的曲谱当时都不得外传。后来有一位叫陈九公的宦官，从北京故宫被贬到热河近天禅院，他就把宫廷音乐教给了在热河驻守的内务府人（内务府，即皇帝的“后勤部”——引者注）。辛亥革命（1911年）后，宫廷乐师从皇宫走向民间。有位叫唐锡福的乐师收了三个徒弟，其中有位叫白雪樵的（回族），尚健在。1920年前后，唐锡福邀集了散于民间的宫廷乐师、徒弟等十余人组成了“热河清音会”，经常为百姓演奏。

这就是说，满清的宫廷音乐——“山庄清音”流传到民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距今不过七十来年，而徐俊等当年的当事人却有名有姓地证实雅乐在赤峰演奏始于光绪初年甚至更早些。很有意思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白雪樵先生一九四〇年时曾来赤峰担任过教育局的督学。当时他对赤峰的“国乐”很感兴趣，经徐俊介绍加入了“国乐会”。近年来，老人得知赤峰亦在整理古乐、挖掘遗产，特派自己的嫡孙来赤峰寻访徐俊，进行考察交流。两地曲目的支数不同，曲牌也多有不同，韵味亦不同。这就值得研究了。如果“大同小异”，那是不奇怪的：任何一种音乐在其流传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赋了地方色彩；任何人也不可能凭借包括现代乐谱在内的任何一种乐谱把原制谱者的乐思忠实地再现出来，甚至永远也不会有两次以上完全相同的二度创造。

“走形”、“跑味”、“潮色”是很难免的。但若发现“大异小同”的现象，那就不能不考虑它是不是“来路”不同、“品种”各异了。

我们知道，赤峰这座小城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从乾隆29年（1764年）给它命名乌兰哈达到如今也有二百二十年了。不但这位乾隆皇帝先后四次“驻蹕”这块土地（据《清史稿》记载），就是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以及《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等人都来过这里。赤峰做为关内外的交通要道、农牧产品的集散地，

距承德不过四百华里。皇帝们把乐队带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赤峰雅乐到底是孔子儒家音乐的余脉，还是清帝“独创”清音的“旁枝”？传入的时间和人是不是等同于“热河清音”？笔者虽有“勇气”提出问题，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只好存疑吧！

（三）关于它的特点

前面曾提及这次挖掘并演奏的曲目共24支，另有鼓谱和拈字老八板各一阙。这些东西是不是纯属“雅”货，不敢说。雅乐也是吸取“俗乐”（民乐）的精华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雅”与“俗”总是互相融和、互相补充、互相提高的，绝对划分泾渭“清浊”的界限是没有的。

这种音乐的曲谱，都以传统的“工尺字”作标示。爱好此道者，皆凭面授口传，教学双方都感困难。学习或演奏的过程中，需以自己的文化教养、生活阅历、精神气质深刻体会每支曲子的意境，揣摩其内涵，掌握其节奏。抑扬顿挫，轻重徐疾，相当讲究。各种乐器的演奏不抢前、不拖后，有板有眼，有机地、适度地将各种乐音融合成一体，形成一种“乐以合心志”的艺术氛围。演奏者双目微闭，全神贯注，欣赏者平心静气，心领神会，双方如同沉醉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般的优美境界里，收到净化精神，陶冶性情，舒展襟怀的艺术效果，充分表现“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所以，中正，平和，宽舒，雄浑，典雅就成了这种音乐的特点。

这24支曲子，一般分为“小宫调”、“正宫调”、“尺字调”三大类，曲牌名多是根据曲子所表达的乐思而制作的，有的则是沿用了传统的词牌和曲牌，象《水龙吟》就是固有的词牌名和曲牌名。《水龙吟》又名《大开门》、《发点》，是高官统帅升帐时用的，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升帐就采用了《水龙吟》的曲子。当然京剧里演奏的《水龙吟》和赤峰雅乐里的《水龙吟》是

韵味不同的。

演奏所用的乐器跟粗细十番没有太大的分别：一面大鼓、怀鼓、一架云锣、一对苏笛、一支笙、一对双管儿、一对四弦、一把三弦、两支洞箫、两把胡琴或提琴。此外还配有打击乐器星、铃铎、扑钹、云板，等。一个乐队一般十五六人。操弦者功夫出在拈、搬、揉、扣、推、扫以及速度、力度上，云板的作用等于乐队指挥，板一乱，整个演奏就都打散。云板要打得圆、活。“品味”这次演奏的录音，似觉管乐突出，弦乐微弱，低音不足。当然，乐队的成员多数是青年，初学乍练，要求不能过于苛刻，趁“斜阳犹在”，把这份已经消声匿迹四十年的音乐遗产抢救出来，使“死”乐复活，重新发出音响，使这优美的艺术、“无形的建筑”留传后人，就很不简单了。精益求精，当俟来日之努力也！

(四) 关于它的整理

最后介绍一下“赤峰雅乐”的挖掘整理过程。

区(原赤峰市)政协在收集文史资料时得悉这个“组稿”线索。政协委员会采纳刘百川(退休的医生)、谷正光(政协副主席，负责文史工作)同志的建议，经区委同意，与区(原赤峰市)文化局于一九八二年末联合成立了“国乐抢救小组”，谷正光和李文印同志(文化局副局长)主持这项工作。区财政局拨给专款购置乐器。张海峰、徐俊、刘百川、杨明远等献出家藏的乐器供演练之用。区文化馆责成文艺组李守臣同志将全部工尺谱译成简谱，并组织联系演奏者每星期六下午在文化馆集体练习，风雨不误，寒暑未辍。经过一年的努力，将24支曲子全部录制成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的周佳悦同志、中国音乐组的王丹同志都赐信热情鼓励。区文化馆和乌兰牧骑等单位的部分同志参加了演奏。赤峰市人民广播电台、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文化馆等单位以及李廷箴、孙洪文、药辅民等同志都给予

(4月常传统)

极的赞助。唐人所发的“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慨叹，于今休矣！

关于赤峰雅乐，情况大体如上所述。因为笔者不懂音乐，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都很不够，疏漏讹误之处一定难免，诚恐贻笑于大方之家，敬祈知音雅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艺术指导、
中国音乐组组长王丹，编辑李静同志
关于赤峰雅乐的复信（五件）**

（一）

高云华同志：

大札及介绍雅乐文章和送来的五盘录音带及曲谱等均已收见，非常感谢。为组织这批音乐的演奏与录音，赤峰有关部门是付出很大辛劳的。劳苦虽多，但为挖掘、整理、保存一批珍贵历史文献资料，其代价还是巨大的。我出差回来后听了几曲录音（请原谅我因杂务繁多，一时尚未能全部听完），看起来演奏者是花费了很大力气的。录音质量也可以。您的介绍文章写得通俗简练。这一切都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

为了探究这批古老音乐的历史渊源，不知是否还可以搜集到一些更为详尽的资料，包括有考证的产生年代、时代背景、与民俗关系及音乐特点等。这些虽不一定向听众作介绍，但对我们的编辑人员都是有帮助的。此次演奏录音如有照片，也希望能惠寄一、二张，以资参考。

送来的原版磁带，我们打算入库长远保存，并据以制作节目。另行补偿广播电视部磁带厂出品的等量磁带，未知尊意如何？

再次向您致谢。恭候
时祺！

王 丹

(1983) 11.26

(二)

高云华同志：

春节好！您先后寄来的赤峰雅乐曲谱资料一册及演奏录音照片壹帧均已收到。谢谢！

为抢救祖国宝贵的民族音乐遗产，您与赤峰有关单位的同志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精神是可嘉的。

中央台将选择部分乐曲，专题向听众作介绍，届时再函告广播日期。

现寄上广播电视部磁带厂出品录音磁带（500米规格）共伍盘，以为您寄来录音磁带的补偿。再次向您表示谢意。顺候近佳！

王丹

1984.2.8

(三)

高云华同志：

赤峰雅乐拟于短期内在广播中向听众作个介绍，届时另行奉

告播出日期及时间。

录制这批音乐，赤峰有关部门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此，我们除了通过您表示感谢外，拟酌发一点酬金，作为演播费。请您抽暇告知此款汇寄什么单位为妥。再次麻烦，顺致谢忱。

此候
时祺！

王丹

1984.5.17

(四)

高云华同志：

大札收悉。

赤峰雅乐演播费六百元已汇寄红山区政协办公室，请查收。

此番抢录这批民族音乐遗产，您及赤峰有关单位的同志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深为钦佩与感谢。它将为我们的听众增添一束新鲜的音乐艺术之花，也为祖国的民族音乐艺术宝库留下一份瑰宝。

感谢您相邀于八月间去赤峰一游。奈因终朝冗务繁杂，恐难以脱身。好在再有三年我就进入离休年龄，届时定当去赤峰拜访。

揣此敬候

时安！

王丹

1984.5.29

周佳悦同志处，我已转达盛意。又及。

(五)

高云华同志：

您好！

王丹同志将赤峰雅乐的音响与文字资料转给我，由我来负责这个节目的制作。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深为你们的精神所感动。现已将全部音响资料编号入库，准备长期使用，并做好一个音乐专题节目，在近期播出。播出时间请见节日报。

盒带与稿费在近日寄出，请注意查收。

再次表示感谢，并向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们致以问候。

中央台文艺部中国音乐组

李静

1984.1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 向台湾听众介绍赤峰雅乐时 所编发的解说词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播出。录音记录稿。编辑周佳悦)

台湾同胞，现在是《百花园地》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东燕，欢迎您收听我主持的节目。

在今天的《百花园地》节目时间里，我为您介绍几首《赤峰雅乐》。

嗯，听众朋友，提到雅乐，您一定会想到这是一种古典音乐。是的。雅乐呐，是古代帝王祭祠天地、祖先以及举行朝贺、宴享等大典所用的音乐。由于它的音乐表现中正和平，歌词呐典雅纯正，几千年来儒家将它奉为典范。

今天我请您欣赏的赤峰雅乐呐，就是曾经在现在的内蒙古的赤峰地区流传、演奏并得以保留下来的这种古乐。

赤峰雅乐，大约起源在清朝光绪初年，盛行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期便停演失传了。

听众朋友，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有关专家、音乐工作者积极挖掘、整理，终于使消声匿迹数十年的赤峰雅乐重新发出了音响并传于后人。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庆寿》。顾名思义，这是祝寿或